

ELIZABETH
西方经典
少女小说
全译本



小妇人

[美]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 (Louisa May Alcott) 著
林文华 林元彪 译

友爱，平安和健康，那是金钱和别的财富所不能替代的，它们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TIME MAGE
西方经典
少女小说
全译本



小妇人

[美]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 (Louisa May Alcott) 著
林文华 林元彪 译

(0128758 80888308) 商务印书馆出版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妇人/(美)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著,林文华、林元彪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6

(西方经典少女小说全译本)

ISBN 978-7-5354-5084-5

I. 小… II. ①路…②林…③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3013 号

责任编辑:曾莉冯海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怡邱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650 毫米 1/16 印张:21.25

版次: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80 千字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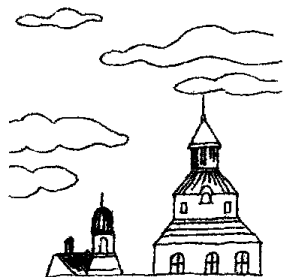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- 1 扮演天路客 /001
- 2 快乐的圣诞节/017
- 3 劳伦斯家的男孩 /033
- 4 勇挑重担 /050
- 5 睦邻/066
- 6 贝丝发现丽宫/081
- 7 艾米蒙羞 /092
- 8 乔遭遇亚波伦 /102
- 9 梅格涉足名利场 /118
- 10 匹克威克俱乐部和邮局/141
- 11 试验 /158
- 12 劳伦斯营地 /173
- 13 梦想 /201
- 14 秘密 /214
- 15 电报 /227
- 16 信件 /239
- 17 姊妹情深 /251
- 18 暗无天日 /262

- 19 艾米的遗嘱 / 274
- 20 肺腑之言 / 286
- 21 劳里恶作剧 / 296
- 22 怡人的芳草地 / 312
- 23 马奇姑婆捅破窗户纸 / 322





1 扮演天路客

“没有礼物，还叫圣诞节吗？”乔躺在地毯上，嘴里咕哝着。

“贫穷好可怕呀！”梅格一边叹息，一边低头打量着身上的旧衣服。

“上帝真是太不公平了，有些姑娘有好多衣服，整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有些却一贫如洗，啥也没有。”小艾米接着说，并从鼻子里发出委屈的哼哼声。

“我们有爸爸妈妈，还有我们彼此。”坐在一边角落的贝丝却这样说道，语气中透着满足感。

壁炉的火光映照着四张年轻的脸蛋。说到爸爸妈妈，四张充满朝气的脸庞顿时喜形于色，但随着乔的话语，又变得黯然





失色。乔悲伤地说：“爸爸不在我们身边，好久好久以后才会回来。”她没有说出“也许永远不会回来”这几个字，但四姐妹心照不宣，不约而同地思念起远在他乡、驰骋沙场的父亲。

一时间，大家沉默不语。梅格换种语气说道：“你们知道妈妈为何提议今年圣诞节不买礼物吗？她觉得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今年冬天将是个艰难的冬天，男人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因此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快乐而乱花钱。我们帮不上大忙，但可以做出小小的牺牲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。可是说实话，我做不到这一点。”想到那些自己喜欢的漂亮可爱的东西，梅格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想，我们花那么一点点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我们每人有一块钱，就是捐给部队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我并不期待妈妈或你们送我什么礼物，可我真的想用自己的钱买本《水仙女》，这可是我心仪已久的书。”乔说道。要知道，她是个书迷。

“我打算用自己的钱买些新的东西。”贝丝说，同时叹了口气，声音轻得除了她自己外，无人听得见。

“我想买盒高级的费勃儿牌画笔，我真的需要它们。”艾米坚定地说。

“对于我们自己的钱，妈妈没说什么，她也不希望我们节日里一无所有。大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，只要开心就好。我想，为了赚这些钱，我们够辛苦的了。”乔大声嚷道。她打量着自己的鞋跟，样子俨然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。

“真是够我受的，整天跟那些讨人厌的孩子们打交道，教他们读书写字，要知道，我多么渴望能呆在家里自得其乐啊！”梅格再次抱怨起来。

“你受的罪还不如我的一半呢，”乔说，“你愿意连续好几个小时和一位神经质、大惊小怪的老太太呆在一起吗？她总



是让你忙得团团转，她对你的劳动从不满意。有时，我真想冲到窗外去，好好痛哭一场发泄一下。”

“抱怨有什么用呢？我觉得洗盘子和收拾东西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。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生气，看，我的手已如此僵硬，再也不能练习弹琴了。”望着自己粗糙的双手，贝丝叹了口气，而这次大家都听到了。

“我所受的罪和苦远远超出你们，”艾米大声说道，“因为你们不用和那些傲慢无理的女孩一起上学。如果不懂所学的功课，她们会对你冷嘲热讽，对你的衣着，她们也会评头论足。倘若你爸爸不富裕，她们又会说三道四，就连你的鼻子不漂亮，她们也会把你标榜一番。”

“我想，你要说的是‘诽谤’两个字吧。你的发音真是太蹩脚了，你快把爸爸说成一个装腌制品的瓶子了。”乔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，不用这么嘲笑我。我这样说只是想让你开开眼界，增加词汇量而已。”艾米反唇相讥。

“不要这样唇枪舌剑了，姐妹们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爸爸失去了许多钱，乔，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把这些钱赚回来吗？唉，要能无忧无虑，那该多幸福啊！”梅格说道。她总能记着美好的时光。

“前几天你还说，我们比皇室的孩子更快乐，因为尽管他们不用为金钱发愁，但他们总是勾心斗角，搞得自己心神不宁，烦躁不安。”

“我是这样说过，贝丝，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。不错，我们必须工作，劳动，可我们过得很开心，就像乔总说的那样，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团伙。”

“乔就是喜欢用这些俗气词语！”艾米一边评论，一边用轻蔑的目光看着伸长四肢躺在地毯上乔那修长的身材。乔即刻

坐起，双手插进口袋，吹起口哨来。

“别这样，乔，这哪像个姑娘家呀！”

“我就喜欢这样。”

“我讨厌粗俗、不端庄的女孩！”

“我还讨厌矫揉造作、装模作样的小姐呢！”

“‘小小雀巢中的鸟儿们齐声唱’。”

和事佬贝丝唱开了，脸上的表情滑稽可笑。争执中的两个尖嗓门顿时温和下来，随即变成一阵大笑，“斗嘴风波”就此结束。

“真的，你们两个都该骂，”梅格开始摆出姐姐的架势，“你们都已长大，不能再玩男孩那一套了，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约瑟芬。小的时候不要紧，可现在都长这么高了，头发也已经盘起来了，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淑女。”

“我才不要做淑女呢！如果把头发盘起来就是淑女的话，我情愿梳两条小辫子，一直到二十岁！”乔大叫着，一下子扯下了头上的发网，摇晃一下脑袋，顿时，一头浓密的棕色长发直泻而下。“长大成人，成为马奇小姐，穿上长礼服，做一本正经的大家闺秀，想到这些就讨厌！做女孩真倒霉，我喜欢玩男孩的游戏，做男孩的活，具有男子汉的风度。我目前的处境真是糟糕。多么希望能和爸爸一起在沙场上并肩作战。可我只能呆在家里，编织毛线，真像个无聊的老太婆！”乔挥舞着手中的蓝色军用袜，毛线针像快板一样发着响声，毛线球在地板上弹跳着，滚落到房间的另一边。

“可怜的乔啊！真是太不幸了，我们可是爱莫能助呀，你



就尽量满足吧，因为你的名字有十足的男子气概，就当你是我们的哥哥吧。”贝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小心温柔地抚摸着依在她膝盖上的那个头发蓬乱的脑袋。

“至于你，艾米，”梅格接着说，“你太挑剔、太古板了。你现在的样子就很滑稽可笑，如果不加注意，长此下去，会成为一只矫揉造作的小呆鹅的。当你不矫作的时候，我还是蛮喜欢你的，可你那些荒唐可笑的话和乔俗气的谈吐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乔是个野丫头，艾米是只小呆鹅，那我是什么呢？”贝丝问道，她已做好被训斥的准备，想看看自己在梅格心中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“你是个小老鼠。”梅格热情地回答说。没人反驳她的话，因为“小老鼠”一向受到家人的宠爱。

年轻的读者们一定想知道“她们长得如何”。下面趁这功夫就对这四姐妹作一番描述吧。此时正是十二月的一个黄昏时分，四姐妹坐在那里编织着毛衣。屋外朵朵雪花无声地飘落着，屋内炉火融融，火中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欢笑声。这是个破旧的房间，地毯已褪色，家具很简陋，但给人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。墙上挂着几幅精美典雅的图画，壁橱式的书柜中摆放着许多书籍，窗台上盛开着争艳斗丽的菊花和圣诞玫瑰花，室内洋溢着温馨愉快的气氛。

四姐妹中最大的是玛格丽特，年方十六，花容月貌，风姿绰约，大眼睛，双手白皙，一头褐色的秀发，嘴角总是挂着甜美微笑，所有这些使她觉得自己独领群芳。十五岁的乔有着修长高挑的身材，皮肤黝黑，其模样常常使人觉得她像一匹小公马，而与众不同的修长四肢又似乎使她觉得无所适从。她有着刚毅坚定的双唇，滑稽的鼻子，灰色锐利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，目光时而凶恶可怕，时而古怪可笑，时而若有所思。唯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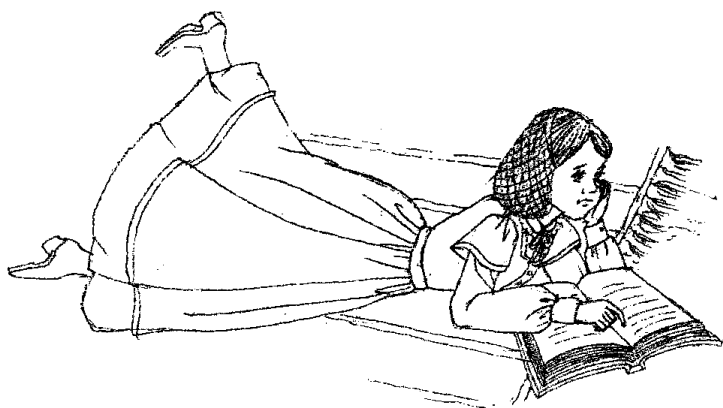
能显示出女子娟秀之美的是她那长而丰盈的秀发，但为了方便，她通常把头发束起来用发网网住。浑圆的双臂，粗大的四肢，宽松肥大的衣服，这些在一个姑娘身上看来是如此令人不舒服，但表明她就要成为一个大姑娘了，而这正是乔所不希望的。

伊丽莎白——这是大家对贝丝的称呼。她是位年仅十三岁的快乐女孩，有一头柔顺的秀发，清澈的双眸，举止腼腆，说话时声音中透着害羞，脸上总是带着安宁的神情，为此，爸爸管她叫“小宁静”，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她似乎生活在只属于自己的快乐世界中，偶尔冒险涉足外面的世界，也只是和其信赖与爱戴的人接触。

艾米，尽管是最年幼的一个，但是一个重量级人物，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她有着白雪公主般的容貌，碧蓝的眼睛，金黄色的秀发卷曲地垂在双肩，肤色细嫩白皙，身材纤细苗条，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淑女模样。

四姐妹的容貌暂且描述至此，至于她们的个性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，大家慢慢就会知道了。

钟敲响六点。贝丝把壁炉表面擦干净，放上一双拖鞋，想把它们烘暖。望着这双旧拖鞋，四姐妹心里暖烘烘的。妈妈就要回来了，大家开心地等待着妈妈的到来。梅格停止训斥，点



亮一盏灯。艾米自觉地把椅子搬过来。为了把拖鞋烘得更暖和些，乔双手举着拖鞋，使它们离火焰更近些，这样做显然很累，但她并不在意。

“这鞋都穿破了，妈咪早该换双新的了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用我的钱给妈妈买双新拖鞋。”贝丝说。

“不用，我来买吧！”艾米大声说。

“我是老大……”梅格开口说，可没等她说完，乔就坚定地把她的话打断了：“爸爸不在家，我就算是家里的男子汉了，应该我来买，因为爸爸临别时嘱咐过我，他不在时要我特别关照好妈妈。”

“大家还是听我的吧，”贝丝说，“我们自己不要买什么了，每个人给妈妈买一样圣诞礼物吧。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，亲爱的！但是买什么呢？”乔大声说道。

大家认真思考了一会儿。看到自己漂亮的双手，梅格有了主意，她宣布说：“我想给妈妈买副漂亮的手套。”

“军鞋才是最好的礼物。”乔大叫道。

“我买有花边的手帕。”贝丝说。

“我买一小瓶古龙香水，妈妈会喜欢的，价钱也不贵，这样的话还可以留些钱给我自己买铅笔呢。”艾米接着说道。

“用什么方式把这些礼物送给妈妈呢？”梅格问。

“先把礼物放在桌上，领妈妈进屋后，看着她逐个打开礼盒。我们过生日时就是这样的，难道你们忘了吗？”乔回答说。

“以前，每当我头戴花冠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，面对你们一个个又是送礼物，又是亲吻我的时候，我会非常的紧张。我喜欢你们的礼物和亲吻，但当你们坐在那里，看着我打开礼物时，我的心会激动得怦怦直跳。”贝丝一边说一边烘烤着自己的脸。“我们要让妈咪以为我们是在为自己买礼物，然后给她

个惊喜。梅格，明天下午我们必须去购物，圣诞夜的那个节目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呢。”乔边说边在房内走来走去，双手放在背后，昂着头，鼻子翘向空中。

“演完这次后我再也不演了，年龄太大，该告别舞台了。”梅格嘴上虽这么说，心里却还像个小孩，非常喜欢这种穿上盛装的狂欢聚会。

“你才不会呢。我知道的，只要穿上拖地的白色长裙，秀发披肩，戴上金纸做成的手饰，你就不想放弃了。你是我们中最出色的演员，缺了你，就没戏唱了，”乔说道，“今晚我们应该排练一下。来，艾米，练一练晕倒那场戏，你的动作很僵硬，简直像根木棍。”

“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我从未见过别人是如何晕倒的，可又不想像你一样脸朝天地直接倒下去，把自己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也想像能自如地跌倒在地啊。不行的话，我就倒在一张椅子上好了，这样还可以优美些呢。即使雨果真的用手枪瞄准我，我也不会在乎的。”艾米反驳说。她没有表演天赋，之所以选上她是因为她年纪小，在戏中碰到恶棍尖叫时，更为逼真些。



“看好了，你就这样紧握双手，一边在房里步履蹒跚、身体摇晃地走动，一边疯狂地大声叫喊‘罗德里戈！救我！快来救我！’”乔发出甚为悲伤的尖叫声，让人听了不寒而栗。

艾米开始模仿，但伸手时的动作还是僵硬无

比，走路时身体如抽筋一般，像个机器人，发出的“噢”的尖叫声与其说是因为恐惧和绝望，还不如说是被针刺了一下。乔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梅格笑弯了腰，贝丝却饶有兴味地观看着，结果，把面包给烤焦了。

“真是急死人！演出时你只能尽力而为了，到时若有观众笑话的话，可别怪我呀。梅格，该你了。”

后面的排练进行得很顺利。唐·佩德罗真是了不起，长达两页的演讲词一气呵成。女巫黑格煮着满满一锅蟾蜍，嘴里念着可怕的咒语。罗德里戈勇敢地扯断锁着他的铁锁链。雨果服下砒霜后，疯狂地“哈哈”大笑，然后在悔恨中痛苦地死去。

“这是我们排练得最好的一次。”梅格说。她在戏中扮演恶棍雨果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用手揉摸着双肘。

“没想到你能写出如此优秀的剧本，表演也是那么出色，乔，你简直就是当代的莎士比亚！”贝丝大声说道，她坚信，无论在哪方面，姐妹们都是才华横溢的。

“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，”乔谦虚地回答说，“《女巫的诅咒》的确是部不错的歌剧，如果能有一扇专为班柯设计的活板门的话，就可演《麦克白》了。我一直想演一位杀手。‘我眼前是把短剑吗？’”乔低声说着，开始模仿以前见过的一位著名悲剧演员的表演，翻动着眼珠子，双手紧握剑柄，举向空中。

“噢，不行，这可是烤面包的叉子。怎么把妈妈的鞋子代替面包了。贝丝真是看得入迷了！”梅格大叫起来。就这样，排练在一片大笑声中结束。

“亲爱的孩子们，看到你们这么快乐，我真是十分欣慰。”门口传来一个愉快的声音，所有演员和观众都转身迎接，喜悦的眼神一致集中在一位身材高大、目光慈祥、神情充满母爱的女士身上。只见她衣着朴素，举手投足中透着高贵之

气。在姑娘们看来，尽管妈妈的灰色外衣并不合体，头上的帽子也早已过时，但她却是世界上最棒、最漂亮的妈妈。

“嗯，亲爱的，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我忙于准备明天的圣诞礼盒，没有回家吃饭。有人打过电话来吗，贝丝？你感冒好点了吗，梅格？乔，你看上去很疲倦。过来，宝贝，亲亲妈妈。”



作为母亲，马奇太太问长问短。她脱下潮湿的鞋子，换上那双暖烘烘的拖鞋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又把艾米拉到跟前，享受她忙碌的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。姑娘们在房中跑来跑去，快乐地忙开了，尽量以自己的方式把一切布置得舒适温馨。梅格摆弄着茶桌。乔拿来木柴，放好椅子，所碰之物一会儿落下，一会儿翻过来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贝丝安静地奔波于客厅与厨房之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而艾米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站在一旁发号施令。

待大家围坐在桌子旁时，马奇太太面带喜色地说：“吃过晚饭后，我有件喜事要告诉大家。”

顿时，每个人都露出阳光般的笑脸。贝丝全然不顾拿着饼干的双手，起劲地鼓起掌来。乔把餐巾抛向空中，大声叫道：“是信！是信！为老爸三呼万岁！”

“不错，一封令人愉快的长信。你们的爸爸一切都好，能安然度过严冬，叫我们别担心。并衷心祝福我们圣诞快乐，还为你们几个捎来了特别问候。”马奇太太边说边轻轻拍打着口袋，仿佛里面装有宝藏似的。

“快吃吧！不要翘着小指，对着盘子傻笑了，艾米。”乔大声说着。由于急着想知道信的内容，她喝茶时不小心呛了一



口，面包上的奶油落在了地毯上。贝丝不再吃了，而是静静地率先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阴暗角落里坐下，一边想象着幸福时光的到来，一边等待着姐妹们。

“爸爸早已过了当兵的年龄，身体又不是很好，可他还是作为一个随军牧师上了前线，真是太棒了。”梅格热情地说着。

“我真希望自己是名吹鼓手，一名什么来着？或一名护士，这样，我就可以伴在爸爸左右，帮助他。”乔大声叹息道。

“睡在帐篷中，吃着难以下咽的东西，用水壶喝水，这种日子一定很难熬。”艾米感叹道。

“爸爸啥时能回来呀，妈咪？”贝丝用略带颤抖的声音问道。

“还要好几个月吧，亲爱的，除非他病倒了。他不会擅自离开而当逃兵的，没经部队批准，我们也不会要求他回来。来，我们还是看信吧。”大家围拢在炉火旁，妈妈坐在大椅子上，贝丝蹲在她脚边，梅格和艾米坐在椅子两旁的扶手上，乔依在椅背上，在这个位置，即使信中有什么感人之处，也没人能看到她的表情。在那艰苦的年代，每一封家书都会催人泪下，尤其是父亲写给家里的书信。但这封信中几乎没有提到难以忍耐的军旅生活、面临的危险或难熬的思乡之情，这是封充满快乐和希望的家书，生动活泼地描述着军营生活、行军和军事新闻，只是信的结尾洋溢着父爱之情和对家中亲人

